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九回 兩篋騙斷絕宦府 呂公子再會卿雲

詞曰：為有青山日倚樓，白雲紅樹兩悠悠。人生不樂也徒然，野草閒花且去留。百年三萬六千日，莫負光陰白了頭；舉頭吳越佳人輩，瞥眼紅顏盡變態。居世盡皆慌裡老，何人肯向少年回？天荒地老又誰是？滿眼蓬蒿共一壞。

這一首閒詞按下。

話言黃子方坐在館中等李連義，等了好一會，天色漸漸黑暗，並不見李連義到來，心下甚是著急，道：時運不好，凡事打岔。再見館中又掌上了燈，吃酒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心下甚不過意。此刻當舖門又關了，只得依舊將身上這件青綢衫脫下，當在館中。算清了賬，次日來贖。離了館中，趕至家中安歇。

次日清早，往李連義這裡來，頂面遇著，不由分說，抓住就打。李連義明知自己不是，慌慌賠罪道：「是我不是。昨日一連借了幾家，皆因那些朋友不湊手，思欲回家作法。不想途中遇見侯大爺的管家，如此如此說法，唬得我不敢去見侯大爺。本待要到館裡來送個信與你，只為借不出錢來會賬，故爾回來了。」黃子方聽罷，忙開口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你為何將我丟下做個活當包？要不是脫下衣服押在那裡，怎麼出門？」李連義道：「兄不必憂慮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當下李連義又借了銀子，同黃子方到齊門酒館裡，贖了衣服。二人心中暗恨道：只才是：

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俱是命安排。

黃、李二人因此不能上侯府的門，與張寅、呂昆結下了冤仇不言。

再講柳姑娘自南凹園會見呂昆之後，不覺光陰易過，日月如梭。每每在樓中想那呂昆，終日殘妝怕整，懶撓烏雲，抓起頭來，不茶不飯，整日在院中思想。那院內有幾個女子，那裡比得上只柳氏？媽兒愛他，猶如珍寶，見他慳慳瘦損，不知何故。也曾代他請醫調治，只是不靈，媽兒萬分著急。

一日，柳氏睡至午後起身，對著鏡子一照，不覺忽然一陣心酸，登時吊下幾點眼淚，歎了一口氣，口裡叫著呂相公的名字，道：「呂昆、呂昆，你何失信至（致）此！那日一別，音信全無。奴家癡情繆戀，害得我病懨懨，只指望將身付托，誰知郎君薄情如此！要看你那副容貌，實係風流儒雅；況且語言敦厚，出口成章，並不像那負心之輩。真可謂：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

歎了一番，取了一幅花箋，擺在桌上。磨起松煙，提起兔毫，作詩一首，以歎此生命薄之苦：

雕欄憑倚怨蒼天：玉貌如何不保全？

既是命如雲影薄，不應色比月華鮮。

悶思舊事真堪恨，細讀新詩更可憐。

誰道男兒多好色？豈知風雨鎖嬋娟！

吟畢詩，將稿細細賞於詩情，自恨心高似天，怎奈命薄如紙。忽然又歎道：「天呀！我這柳氏福薄至此！有何罪孽，獲罪於天，使我落在火坑，終身無托？」

柳氏正在那裡歎息，忽有媽兒上樓道：「我兒，外面有五花街來的一位什麼呂相公，你可會與不會？」柳氏只聽得「呂相公」三字，洗去愁容，慌開笑口，連連整衣，下樓迎接。正是：

正思可愛風流客，驀地相逢意欲狂。

二人接見，喜不自勝。呂相公道：「自南凹桃園一別至今，晝夜渴想。奈何舍間俗事不能分身。今日特來拜望，不知尊容如何憔悴至此？卻是為何？」柳氏道：「此地非談話之所。相公何不請在後邊樓上坐？」呂昆道：「假使侯府有人來，便怎麼處？」柳氏道：「相公休得驚訝，妾身自有計較。」忙吩咐樓下人：「如有侯府一切人等，不可使他上樓。」眾人領命不題。

只言柳氏在後樓飲酒談心，彼此高興。正是：

知己客來茶不厭，合心人至話偏長。